

佛學大綱 目錄（在星洲中華佛教會分八晚講）

遠參法師

前言 —— 在戰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遠參法師在星洲中華佛教會演講佛學：由佛為何事出世，至到佛施設大小乘權教；由廢除權教至到佛徒信解；由信仰歸依利益至到流通正法。此整個佛學演說編著成『佛學大綱』。

* 第一晚講	佛為何事出世?	第 02 页
* 第二晚講	佛最初施小乘權教	第 07 页
* 第三晚講	佛設大乘權教	第 13 页
* 第四晚講	廢除大小乘教	第 19 页
* 第五晚講	廢除理由	第 25 页
* 第六晚講	佛徒信解	第 29 页
* 第七晚講	現在利益	第 35 页
* 第八晚講	流通正法	第 38 页

第一晚講 佛為何事出世？

經云，『諸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』此句經文是釋迦牟尼佛，自示現成佛之後，說法經過四十餘年，將示入涅槃時始說之，可知此句經義的重要性必要向文裏尋討方能知如何是「大事因緣出世。」斷不能依吾人之思想如何去推測，鑒於古德憑以自己之聰明智慧去解釋，有謂以了生死為大事，以衆生之生死輪回苦惱難以自脫，必須有佛出世教導，才能了脫，故以了生死為大事，若然者，諸阿羅漢、辟支佛已了生死，應符佛出世之意，何以佛處處訶斥之？當知佛非為衆生了生死而出世，不過未至說為何出世之前，確亦有令衆生了生死之方便說，而不得認為佛出世之大因緣。經云「是諸衆生未免生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而為三界火宅所燒，何由能解佛之智慧。」故先說權教令了生死，後說佛慧，當以佛慧為大因緣。復有一般大德以「明心見性」為大事。亦有以念佛生西方為大事，總而言之，各宗派下各人所傳承邪說，無不自認為大事因緣，皆違佛意。今依經文不會錯誤，經云：「云何名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？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，使得清淨故，出現於世。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，出現於世。欲令衆生，悟佛知見故，出現於世。欲令衆生，入佛知見道故，出現於世。是為諸佛世尊，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觀此可知前人所說皆非也。因經文從未說及了生死事，亦未說及明心見性及生西方淨土……等邪見為大事。然此中雖將經文提出，而

聽者仍難明瞭，需加詳解，便可了了。今先說明『佛』字，次說『知見』等句。平常佛徒解佛字是『佛陀』的畧音，義為覺者，此釋名不錯，若再講何為覺者？必言覺有三種：

（一）自覺，（二）覺他，（三）覺滿，言自覺即自能覺了自性不生不滅，常住一相，靈明洞澈，了了分明為自覺。言覺他者，即覺悟衆生同有此不生滅性……覺滿者，即上二覺之究竟是也。若作此解佛陀為三覺，簡直是天然外道，破壞佛教，佛教并未說及衆生有常住性，何來自覺自性，覺他亦爾，又若覺未滿不應名佛，何以言自覺為佛？以自覺未滿故，覺他更難滿，未滿不應名佛，實無自覺，亦無覺他，何來覺滿？又若依三覺來說乃因也非果，佛是果故，想差甚遠。今依經解釋『佛陀』正義，實不可說，即是不可說，又說他何用？非也，不可說者，未能說故，亦非吾人未能說，亦非佛究竟不說，只是未有能聽故，故佛未說，如有堪聞者，則佛陀經劫長說，以現佛典中是不能說，以佛在世時未說故。且將經文的話看如何？經云：「世雄不可量，」世雄即佛，不可量即不可測。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。」說明絕無知者，「佛力無所畏。」力乃無量智慧之一，其中復有無量數，不同權教十力，無所畏亦無量智慧之一，其中復有無量數，非同權教只有四無畏。「解脫諸三昧，」解脫有無量為無量智慧之一，三昧言諸者，是無量三昧，為無量智慧之一，及佛諸餘法，佛之智慧無量無邊，不能盡說，只可舉此力，無畏，解脫，三昧四德，其餘各德不必一一說，只可一句略說『及佛諸餘法，』『諸』即無量『法』，即智慧，『無能測量者，』因無能測量故不說。

『本從無數佛，具足行諸道，』上言不可測之果德智慧無量甚深微妙，皆由親近佛多歷時久遠，修行法門，更多更深，圓滿具足，方成佛道，非是無因，亦非少因僥倖得之，『甚深微妙法，難見難可了，』讚嘆菩薩在因中親近諸佛，秉承一乘法門，是不易信解趣入，『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，』此約時間修一乘寶行長遠，謂菩薩不論先居何種地位，若得聞佛說一乘，或聞一乘菩薩說，聞後了解生信發一乘道心，爾時名為一乘菩薩。嗣後歷無量阿僧祇劫，親近諸佛，教化一乘衆生，自行一乘行，圓滿後自然坐於道場成等正覺，成佛後壽命無量無邊世界微塵劫，隨時於無量世界示現成佛度生，釋尊久已成佛，在此世界乃示現成佛，非實成佛，不能照中國佛徒說，佛坐樹下夜觀明星突然大悟成佛，真笑話。『我已悉知見。』言成果是個總名辭，若論其中差別之功德相，不易使人知之，祇可自知而已，「我」是釋迦自稱，『如是大果報，種種性相義，』如是二字，乃佛自己歎其所證之智慧，無可形容而以『如是』二字形容之意，謂這件事如此如此，兼之差別安立行布，一一不紊，如經云『是法住法位……，』言其性有種種性，言其相有種種相，體力作等，皆有種種，不可思議。經云：『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佛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……』，可知如是二字，佛亦不得已無詞之詞也，請味之勿忽。復次此種佛果智慧無量為總數，經云『諸佛智慧甚深無量』是也，為第一重無量。此無量中每一德復有無量，經云，『如來知見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力無所畏，

禪定解脫，深入無際，』此中言無量乃第二重無量，於第二重中每一德，復有無量，經云：『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，所謂，諸法如是相、性、體、力…等等』為第三重無量。然此相性等，非一相一性，其相有無量，其性有無量，力體作等亦如是，為第四重無量，故經云，『種種性相義。』經意之深且妙如此，佛之功德智慧如此，故言『佛陀』稱『覺者，』不可說乃如此也。質者言：何以定必用重重無量功德果報來解釋『佛陀』為『覺者』之義？當知『覺者』即成佛時一剎那間，諸佛功德智慧完全現前為成佛，若功德未現前一剎那之前不名為佛，功德現前時，即了了盡知故名『覺者』，覺即知義，再有下列經文『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，』上文云「我已悉知見」，即「覺者」義，此文「乃能知是事，」豈非『覺者』耶？言不可說者，再引經云，『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衆生類，無有能得解，除諸菩薩衆，信力堅固者。』是不是不可說？此『法』字即指佛智慧，不可示即不可說，因無解者。若大菩薩能解者，佛說無量劫，今聞『佛陀』之義不可說，然則我們當如何信仰？不必多生枝節，就如是信仰，能如是信者，是真佛徒，是真信仰，否則，難免謗佛，或謂佛是靈物，又有慈悲能成就種種祈禱，或一度亡者的導師，或救世者……解佛字告一段落。次講『知見』二字，『知』非心知，『見』不是眼見，乃是佛功德之總名，佛德之異名種種，『知見』是其一，亦名『智慧』，或名『智』或名『慧』，或稱『道』，或名『菩提』，（譯道）或名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或名『正覺』，或名『法』，或名『果』，或名『一乘』，或名

『大乘』，或名『一切智』，或名『一切種智』……可知『知見』二字不可作等閒看，既言『佛知見』當然非其他衆生知見，上釋佛字即知見二字的意，不過上說佛字有人字的意思，今言『知見』二字全是指德而言，如言此人之德是也。『知見』二字不能多講，若要多講亦是不可說不可說。何為『開佛知見，』開字作何解？開字屬衆生，即衆生之明白解了，佛欲令衆生『開佛知見』必詳細說明一乘佛德如何，方能令其明白開解，『欲令』二字約時來講，是佛未出世以前無量劫所起之念，欲令，即要使墮落菩薩，明佛智便可清淨成佛，此是立一點決心，預備在無量劫內現種種形，經歷種種階級，修行圓滿成佛後說一乘大法，稱嘆佛德令他聞之，開解悟入，此一點心並無人知，直負了佛出世一場，此自苦歎之意，痛念未達出世目的，今欲達其目的以滿前志，故作此說，佛為大事出世，況汝們即歸佛，無論何種階級衆生，無一不是以前一乘菩薩，汝既是大菩薩，則我終不誤汝，總要汝們知我為何事出現於世，自然萬事都易解決矣。我們信佛之人不論出家在家，並不論修行好醜，凡有一念信者，都是一乘菩薩退心者，若能自信，即人人是一乘菩薩，佛為我出也，又已示入滅，吾人不知。吾人在中國受佛教中之偽教薰陶，深入迷網，總無人知此事，可惜可惜。第一晚講完佛為何事出世，明晚再講佛最初施小乘權教。

第二晚講 佛最初施小乘權教

佛雖抱為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為志，蓋因衆生根鈍，（根有五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也，皆約一乘而言）未堪受一乘實法，是以隱實施權，權教分三乘，或加人天二種乘為五乘。今所講最初小乘教，明晚纔講大乘，小乘亦分二種，一聲聞乘，二緣覺乘，現所講者乃聲聞乘，聲聞二字是何義？聲者是佛音聲，由音聲詮出四諦之理，令人聽聞了了分明，即時領受，或即聞即時證果，謂之聲聞。經中舍利弗有言，「初聞佛法，遇便信受，思維取證」，這便是聲聞義。意是言其鈍根無智，但一聞少許好處，便喜歡滿足，毫無進取之志，故立斯名。經中還有一種聲聞，乃是一乘人發心宣揚一乘大法，亦名聲聞。經云，「我等今者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令一切聞，」此聲聞之名，由小乘而來，不能與小乘同日語。聲聞二字是如此小小意義。又聲聞之人，依教修道得四種果，謂初果名「預流」，二果名「一來」，三果名「不來」，四果名「應供，」（即阿羅漢）以第四果『阿羅漢』為究竟。換句話，聲聞乘即阿羅漢乘。然佛亦稱『阿羅漢，』（應供十號之一，）而遠不同聲聞，已釋聲聞二字。再來解個『乘』字，乘是在佛教中分別教理淺深等級之名，不能作車乘之乘解，亦不能作運載義。因佛教有人乘，天乘，聲聞乘，緣覺乘，佛乘，一乘等差別。若論等級淺深，必以『乘』字統之，故佛教有六乘，中國佛徒一向祇知有五乘，不知有一乘居五乘之上，又於五乘教義全未明瞭，若口談若筆述皆失標準。當知『乘』字之義用於佛教，正別其等級淺深之作用也。『聲

聞乘』三字釋完。此聲聞乘因何命名為『小乘?』言小者，對權教大乘而立，由衆生根鈍（此根約大乘根，非一乘根，以對大乘 即鈍故）未能受六度大乘權教成佛之法，望大乘菩薩（權教）為大，自居者為小，此約相 待立名，若離開大乘，亦無小可言，如今之緬甸、錫蘭、暹邏等處教佛，全是小乘之皮 毛，但他不知有大乘，是以亦無小乘之名，因無相待故。佛最初說小乘教，并未指其說為 小乘，因後來說大乘權教，甫分別初說者為小乘。若時至提出『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 世，』的話，即大乘亦是小乘，以三乘全屬權設故，可知小乘對大乘立也。再須說明一 點。同是一晚的講演，何以先說鈍根之根字是約一乘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、五根而言，後 來講到小乘鈍根，便說對權教大乘而言乎？差別之處 何在。以初言鈍根者，約佛心中之 嘆意而言，因佛為一大事出世，彼等衆生原是一乘菩薩，本應本出世之心而說出世之事。那知事與心違，此等菩薩五根皆鈍何能受一乘佛之知見呢。倘若五根俱利即為說之，故鈍 根是一乘根鈍，後言鈍根不堪受大乘者，為大乘根鈍，此約三種乘相望而言，望大故為 小，小即鈍，大即利，若望一乘而言，大乘人亦是鈍根，以未堪受佛出世本旨故。因談小乘，由對大乘，故言無大乘利根故也，若全約佛邊以出世因緣為本旨者，後說鈍根與初說 鈍根是同亦無過，必須注意所立之言，由何而發定之。佛最初未說小乘法之前，有許多 困難經過，然後說小教，其困難之經過是如何？且略敘之：當釋尊示現坐樹下成佛時，未 起座曾對他方無量一乘實教不退轉菩薩來禮新佛者，廣說一乘法，約時需一二劫以

上。說完之後，各菩薩已去，佛本不為此等菩薩出世，實為三界六道之內往昔所教一乘菩薩而出世，雖為他方來者說一乘，然非本意。既非本意，當另設法度六道中菩薩，方合出世本旨。由此念生，即起所坐之座，因座下無人，孤身獨行獨立，依樹環遶，自念『我所得「智慧，」（廣解在昨晚），微妙最第一，衆生諸根鈍，著樂癡所盲，如斯之等類，云何而可度。』此六句義嘆自所得佛道高深，同時嗟嘆一乘菩薩墮在六道中雖有少數在人天，而又受五欲之樂所害，已盲了一乘慧目，不知用如何方法，才能令其覺悟一乘，不知以何方法，才能令其脫六道苦惱……如是二十一晝夜之久，行時如是念，立時觀著樹枝亦如是想，似乎世人極憂鬱極煩悶的狀態。若再加一種慘狀來說，有頓足撼胸，啼哭流淚，多般的苦情，都不期然而然流露出來。雖未發言語亦有呻吟苦聲。勿謂佛乃示現之人，亦盡知衆生如是難化，不應有苦況。非也，佛觀此等衆生，本是大菩薩，又是往日自己親教令發一乘心，又提携他已經無量劫，對於成佛之功行已積過半，功雖未失，而忘卻不覺不知，反受六道凡夫那般痛苦，佛為師者，焉得不痛苦悲哀哉！又現苦狀令諸天觀見生起親佛之心故。言經過二十一日，然佛并未預定以二十一日為限，因過二十一日，諸天人來請說法，故聽止其思念耳。經云，『爾時諸梵王，及諸天帝釋，護世四天王，及大自在天，並餘諸天衆，眷屬百千萬，恭敬合掌禮，請我轉法輪，我即自思維，若但讚佛乘，（因為佛出世故，又因先為大菩薩說一乘故有此念）衆生沒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，破法不信故，墜於三惡道，我

寧不說法，疾入與涅槃。』下畧，因諸天來請法，迫於最緊急之際，亦未想得相當之法為其說，雖本一乘宗旨出世，的確不能說一乘，此諸天人位位皆是往日一乘之人，可惜根鈍，斷不堪聞一乘佛道，若強讚一乘，決無益處，不但無益，反令其謗法墮三惡道，我不為也，當如之何？即不說一乘亦無別法可言，若久住世間則無益，不如早早歸寂，寂即涅槃，言疾入急速之意，似世人自殺一般。再作一想，既不能說一乘又費了許多精神才達到今日成佛，一旦又速捨世間，殊屬顛倒，無謂之極，待我再轉想過去許多佛出世，如何辦法，仔細思索，凡過去佛得道是同，但為衆生說法，即不將自所得之道對人說。必視衆生之堪能性如何，分三分說之，必隱一佛乘不說，另外分別設施三種權教。令先得三乘智慧權益之後，方為說一乘。彼既如是，我今可否亦應借鏡？於未決之間，十方諸佛同時現身，勸之令決，由諸佛勸後，佛便諾之。自允諾之後，困難已盡，即離菩提場，步行到五比丘所住之鹿野苑，為五人說四諦法，念念不忘出世之心。何為四諦？謂苦諦，集諦，滅諦，道諦是也。其名如此，其義云何？當時佛作十二番說，名十二行法輪。謂，苦是逼迫性，能逼衆生不安故，此中苦的廣義，包括樂事在其中。佛意正在令其深察樂境為苦，以免其終日貪樂。本來是苦而不自知，悞認為樂，因其貪（樂為苦）被苦所纏，輾轉為粗故成大苦，大苦者三塗之苦以及病死等苦，令其觀受是苦，實受樂時非樂，此理透明名苦諦，全世界是個苦境故，經云，『三界無安猶如火宅，』（火焚之宅人在其中）。集是招感性，能感大小諸苦故，

此示致苦之因也，名集諦，集者積集衆生身 口意三業所作善惡之業，然三界中善業亦是苦因，此約出世法而言，若依世間而論，善業 感樂果，今論佛引一乘菩薩出離世間，令知一乘，故以善惡業同為感苦之因，因樂是苦 故，此點道理世界已無人知，故需佛說。佛雖久說載於典籍中，亦全世界佛徒不知，只知 三苦八苦多苦少苦，若爾者，何須佛說，此集諦與苦諦，是聯屬性故詳說之。十二行已說 二行。 滅是斷滅，其性空寂，修道出苦之人，應取證此空寂之性，即永不再起善惡之 業，永不受苦惱之果，未譯名涅槃，已譯名滅，果名阿羅漢，指未入滅之人，若捨身後不再有身名入滅故。第三諦名滅諦，是可證性，此為第三行，在佛方面為方便，滅非真滅， 經云『我雖說涅槃，是亦非真滅』。 道諦者，是可修性，非自然性，道為合理之法門， 其門有三十七品，分七科，（一）四念處，（二）四正勤，（三）四如意足、（四）五 根，（五）五力，（六）七覺支，（七）八正道。能修此道便能斷集，集若斷，苦即滅。 何以道諦居第四而不居第三，滅諦應居第四反居第三？ 當知鈍根小智之人，要先有寂滅 可證，才肯修道，故道諦在後滅在先，初令其知樂是苦，豈但苦為苦，次令知生苦之原， 既知苦之因果如是，當滅此因果，故急於說滅諦令其急生慕取之心，然而斷集滅苦實非易 事，須假修道才能奏效，故第四說道諦，理性次第如是，諸佛皆作此說成第四行名示轉。 十二行法輪分三轉，即示轉、勸轉。證轉。中國因無小乘人，故不講小乘教，實不識何為 小乘，說之無益。還有八行二轉如何說？勸轉者，苦諦如是汝

應知，集應斷，滅應證，道應修。證轉者，苦我已知不更知，集我已斷不更斷，滅我已證不更證，道我已修不更修。綜上共十二行法輪，當日佛對五人作此簡單畧說，五人聞之即時思惟取證，成阿羅漢，世間便有三寶。佛是佛寶，十二行法為法寶，五位阿羅漢為僧寶。此是小乘三寶，是佛最初施教的效果。自後佛遊諸國，教化有機眾生，或說四諦，或說十二因緣，因人而施，漸漸組成佛教。出家在家，信仰者漸多，皆為小乘教。先來請佛說法各天人，多隨處聞法，未有證果，何以五人聞法不久，未見修道，能即時證阿羅漢，這亦是一件怪事？佛當時並未解釋此疑，或無人疑及，唯佛在最後廢除大小乘權教時，有說及此。經云『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』。可知證滅速者，非偶然之事，定有因緣在前明矣。在佛為大事出世，收這些效果最冤枉。再有言者，佛在鹿野苑為五人說四諦時，他方無量大乘權教不退轉菩薩，參加小乘法會，佛即同時以一劫二劫時間，為其說一乘教，令彼發一乘菩提心迴向一乘，而五人雖成阿羅漢，具足三明六通，及諸天人無數在中，皆不見不聞，不知不覺，此是佛逗機說法。引經證之，『舍利弗當知，我見佛子等，志求佛道者，無量千萬億，咸以恭敬心，皆來至佛所，曾從諸佛聞，方便所說法，我即作是念，如來所以出，為說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時。』這事多麼奇特！今晚是第二晚講佛最初施小乘權教作為完了。明晚再來講佛說大乘權教。

第三晚講 佛設大乘權教

小乘教已講在昨晚，今晚正講大乘，佛教分為六乘，此大乘居第五，名佛乘，對聲聞緣覺二種小乘而立其名，如十二門論云，『居二乘之上故名為大。』又『諸佛大人之所乘故名大。』又『能盡諸法邊底故名為大。』此約智慧之力能窮究諸法之體性。言權教者，對一乘實教，此約佛意名權，若約大乘人方面而論，由其未知一乘，亦不知是權，所以大乘對小乘為名，權教乃對實教立稱。前小乘教中人，未聞大乘即不知自教為小，今大乘中人雖是菩薩，若未聞一乘實教，亦不知自是權。言權者，是對實而言，實即非權，權即非實，權全在佛邊，不在衆生邊，權之作用，虛偽不實。俗語謂之騙人，佛教謂之方便引誘。因何而誘？為『佛之知見』而誘，即為實施權也。佛本出世為此等衆生，『開佛知見』，趣入一乘佛道為心，無奈彼等一乘之根猶未熟，不堪聞一乘實法。不過往昔所習一種大乘權德，已有大乘相當福慧，復有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之心，為再進步故，權說大乘令增長福智，於不久的將來，可開除直說一乘。佛意如是。故設權教大乘。此大乘權教最初在靈鷲山說，因經過數年說小乘教，佛亦有意提高小乘之人向上，特往鷲山，放無量無邊大光明，照耀十方諸佛世界，十方諸大菩薩，不可計數之多，共來集會山中，各各稱歎供養作禮圍繞退坐之後。佛開始對舍利弗說，『菩薩摩訶薩，欲以一切智，知一切法，當習行般若波羅蜜。』最初說大乘首句如是，可知此句含義的重要性。意謂，大乘人。想用一切智，（即佛智）來了知諸法，如何若何呢？別無方法，祇有修行般若才有成功之望。此是

尊重『般若』之行，『般若』為大乘之王，大乘法雖多，若無『般若』即非大乘，若有『般若』即一切法門皆攝入大乘，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四無量心、四攝法、三十七道品……皆為大乘，何為『般若？』義是『智慧，』因何不譯智慧？恐人誤解故不譯，因智慧之名通用於各方面，如小乘以知無常、苦空、無我、名智慧。又果上之三明六通，亦名智慧。如凡夫人能思想，世間事理，略敏捷銳利，亦名智慧。如外道邪見，妄執各宗教之教理，能了解者，亦名智慧。如佛教中小乘辟支佛，能斷十二因緣，亦名智慧。總而言之，諸天鬼神畜生，各有其智慧，若直譯『般若』為智慧，有混亂過，為害不淺，故不譯也。中國佛徒竟作普通智慧解之，或分作三種般若，（一）文字般若，

（二）觀照般若，（三）實相般若，皆失『般若』真義，一部金剛般若經，及般若心經，無年無月無人不講解，而實一句半句亦講不著。莫說一部摩訶般若經三十卷，大般若經六百卷之多不能夢見。此般若為大乘主要，為六度之一，故提前說之。何為『波羅蜜？』此譯『彼岸到，』。實則『到彼岸，』。又譯『度，』『度』有度脫，度過，度到等義。到彼岸是度到義，度到者，藉智慧力，能達修行法門之徹底，故到彼岸。彼字指一切法門，若約度脫義，即六度度六蔽。如布施度慳貪蔽，持戒度毀犯蔽，忍辱度瞋恚蔽，精進度懈怠蔽，禪定度散亂蔽，智慧度愚癡蔽等。不復再束縛名度過義，當知般若之為智慧乃大智慧也。能度脫過度到速而穩，絕無危險性。其性如何？以過數萬種門徑，而組成此『智慧，』或觀諸法空，或觀諸法無相，或觀無作，無願。

或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，無知者無見者……或假像觀諸法……或以幻觀之，或以夢觀之，或以虛空觀諸法，或以名字觀諸法……即大乘智慧也。有此大智，即不被一切有法無法亦有亦無法，非有非無法所惑……乃至佛之無上菩提，亦不能惑。復能假現種種不可思議事，所謂須彌山之大，亦可內入芥子中。世界雖重以指能舉之，能延一日之時間，為大劫之久，能縮一劫之久為一日。盡大海之水一口能吸之……此約力用也。『佛復告舍利弗，菩薩摩訶薩，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。』此教菩薩不住諸法，而住般若中，即般若是何狀能住之？非也，以不住著諸法，這就名為般若，若住諸法，定有法，法本不有，但妄見為有，被有所惑，極為愚痴。今知一切法，其體性空寂，猶如空虛，當如何住，言住者，能住之心，或眼耳等。所住即諸法，色聲香味觸法為外法，眼耳鼻舌身意為內法。六識亦為內法，四大為外法，五陰為內法，乃至佛為外法。皆是幻想不實，住之即為傾倒愚痴。住即取著分別，多生枝節，此等菩薩本是一乘人，因墮落日久，在六道中受惡業所薰，難以清淨。又受小乘所惑，根難通利，故以般若之水，滌其諸見。先教以不住法，純潔修般若，然後再由般若，發展去修行五度。如下文云，『以無所捨法，應具足檀（施）波羅蜜，施者受者及財物不可得故。』常人布施，難免施者為我，受者是汝，其物多少貴賤來處何方，因何緣由而施，或向討而與，不討而與，或為名聞而施，或為利益而施，或為生天施，或為生人中帝王轉輪王而施，或為父母兒女求福而施，或為自求現在及將來，生人間之福而施，或為求道而施……這是捨法。總未知捨法

是無性，空寂，以內無我，外無人，中無物，捨法從何成。捨卽施。若迷了內外中，當然受三法所惑，雖施之得福，受此虛妄之假福，亦徒增苦惱而已。菩薩不應爾，苦離了般若之力，而盲行布施，失菩薩道。有了不住諸法，而住般若，去布施，知布施非布施，是名字布施，終日施而三輪空寂，所施之物，不拘多少貴賤，所施時間無論久近，乃至一刻間，所施之人天鬼畜乃至諸佛，而施業已圓滿具足矣。維摩云，「以一食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，」此大乘人之施法也，在一乘佛方面來說，則又不盡然，因菩薩若不如此，空空洞洞去布施，卽福不大，智不廣，將來終難領受一乘大教，終難開佛知見，同時墮落一乘之人極多，徧於六道，今使權人布施於他，俾得互相歡喜，相親相近，易於解脫，亦能減省自己許多麻煩去化度他。況且此等施者受者，往日都是同師共學、同為聞法伴侶，今因遠離日久，改頭換面互不相識，或於世間多生相逢，惡意相向，彼此作下不可解之業，今於無可解中籍布施以博一喜因緣，今後再近三寶，卽開佛知見不難。佛意甚深，『諸有所作常為一事』故爾。其餘持戒等亦復如是。『罪不罪不可得故，應具足尸羅（持戒）波羅蜜。』此示菩薩應作此觀，罪不可得，不罪亦不可得，然必要持戒，然持戒者，持此十惡，不令縱逸，名為不罪，如任情放逸卽是罪，若菩薩住般若，斷不見何為罪，何為非罪。能如此持戒者，是真持戒，是真具足圓滿。時間亦不必去論其何時方能持戒清淨，亦不因罪不可得，故意去犯，若故意去犯，就是不可得，亦成可得了。又不因不罪不可得，就認真去嚴持其三業十戒。若認真去持戒，便是

不罪不可得，亦變成可得。戒在事上論，只有十戒，任何種佛教信徒，皆以十戒為正。後來小乘人，制出許多不合法之戒，或出家比丘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，或五百戒，沙彌十戒，式叉摩那尼六戒，比丘尼復有八敬法，亦名戒，在家二眾各五戒，又加特別八關齋戒。大乘有十重戒，四十八輕戒，還有瑜伽戒等，皆非理之說。大小兩部復特別嚴厲設壇授受，多生枝節，誘惑無知，咸墮非法。更有好事特設一宗，專宏律法，然實一竅不通，只以外表衣服禮拜儀式唱念塞責了事。『心不動故，應具足羸（忍辱）波羅蜜。』此示大乘人之忍辱行，常人之忍辱，是手不擊，口不罵詈，心不瞋怒，便是忍辱，此等忍辱免生罪亦有福，若不忍即三業作罪，有罪即有報，以畏罪報故忍之，同時得福，有福便有報，報得必好故忍。若約所忍之境不一，總以違順二境統之，不獨違逆要忍，即順境如意亦不應被其所動為究竟忍。今文言，心不動故即忍也，應云，心動心不動不可得故云云，何以，心動是不忍，心不動為忍，然實動與不動只有假名字，有何可得。此以不住一切法之智慧所照見。金剛經云，「忍辱波羅蜜，則非忍辱波羅蜜」至於遇事須忍時自然成就忍力，故云具足羸提波羅蜜。佛觀被忍者，（即辱者）亦一乘人，不應瞋他，共他結個解脫因緣吧！『身心精進不懈怠故，應具足毗梨耶（精進）波羅蜜。』此示精進是大乘行，其文應云離身心相，應具足……或云身心精進及不精進不可得……。以住般若故，不住身心相，亦不住精進懈怠相，如此行精進者，為圓滿究竟之精進行。佛意方面以大事因緣出世，欲培植此等一乘菩薩，有精進力，備作聞一乘

之助而已，并未有望其以此精進可成佛。『不亂不味故，應具足禪波羅蜜。』此教菩薩修行靜定，小乘人，外道人天，各有禪定，而大乘人，或亦修小乘禪，外道禪，人天禪，不以為貴。唯修各種三昧大禪，能起大用，作大利益事，然不以為實，皆幻化耳。經言不亂不味者，以亂不可得故，味即禪味著樂，實亦不可得。以不住一切法住般若，自然不見有散亂，亦不見有禪味，如此修禪，即禪具足矣。中國人言禪，多是不合法之禪，或以『明心見性』為禪，或追求『心性』為禪，或以昏迷為禪，如某禪師能坐數十日，不知不覺，不起之類。或沈思窮理為禪，種種邪見妄談妄為，欺騙社會，為佛教罪人。佛雖以禪法教菩薩，意不在此，意在免其散心馳逐妄境，將來聞開權顯實之後，易於受一乘法，佛為此出現於世，未曾一念或忘故。『於一切法不著故，應具足般若波羅蜜。』教菩薩如此修行智慧，智慧要修不說天然，此中言『於一切法不著，』是修行法，即般若也，應作如是言，『以一切法空故，』或『一切法無所有故，』或『不可得故，』或『一切法寂滅故，』此言理也。明理為智，『不著』是行，般若之行，即以時時明此理本來空，便是般若。亦不是既知一切法本空，便一意認為諸法空相，決不作何觀想，此非智也。不過同時此智亦是空，故經云，「般若波羅蜜，則非般若波羅蜜。」如須菩提言「我不見有菩薩，亦不見有般若波羅蜜，將何教菩薩修般若波羅蜜。」佛言如是如是，實無菩薩，實無般若波羅蜜，汝應常教諸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，這就是般若波羅蜜，中國人談般若，必以天然理談之，謂人人皆具有般若，即人人之心光是，乃破

大乘也，佛設大乘權教，方便淘汰此種根性稍利者。綜上諸說從略而述，若欲廣知，請讀大般若經，兼參閱大智度論，或讀中論百論，十二門論，則大乘教理行證，徹底明瞭。佛教衰落衆生無福，佛滅度後，小乘紛亂，派分數十，或五百，小乘經典經數次整理，至今亦是勉強支持，一種似而非的巴利文佛教。至於大乘經教則無人過問，直至佛滅度後，五百年間，甫有龍樹大士，提起宣揚造論教人，然亦不久沈寂無聞。中國日本高麗西藏蒙古各處，雖名大乘佛教國，實未夢見，祇以一種不倫不類之虛偽宗派，傳承邪說惑人，繩繩不絕的保守下去，如真言宗本非佛教而亦附於佛教，居大乘中之最上乘，或自判為一乘。其餘大乘宗徒，各各無亦不如是，試想那一說合上述，佛說大乘義，一乘更不用論，噫，佛教如是墮落，吾人應作何感想！第三晚講完，待明晚再講廢除大小乘教。

第四晚講 廢除大小乘教

今晚講的是佛革除四十餘年之立言，此事說之不易，需用一適合的手段為步驟，才能揭幕。說起來頗覺麻煩，不說即不知，且略說其梗概。當佛將欲宣佈出世立意時，居靈鷲山，與一萬二千大阿羅漢，八萬餘大菩薩，并有若幹百千萬億人天鬼神，亦同集會於山中。是時佛為諸來大眾，說無量義經，說完之後，仍就座而坐，即入禪定名無量義三昧。佛神力雨花，動地，大眾驚喜，良久之間，佛之眉間『白毫相，』（三十二相之一）放出一道大光，向東直照，計世界

有一萬八千之多，橫照即不知幾許世界，如是橫直，所有被照之世界，一切的一切，若凡若聖，若因若果，若好若醜，完全現露。在會大眾，無不了了目擊耳聞，然皆不知因何而現，這些奇特之相？會內有一位慈氏菩薩，亦覺甚奇，必有要故，但不能自測，因欲預知故，恭恭敬敬的作禮，問妙吉祥菩薩。而吉祥菩薩并不客氣，亦不推諉，一力擔承答之。言如我所知『今佛將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。』雖然說了幾句大法，未足作為了事，次作詳細的解答，廣說往古故事，以作今日的證信。往古之日月燈明佛，亦是說完無量義後，入三昧，即雨花動地，放毫相光，亦照東方，同是一萬八千世界之遠，亦是大眾分明見了一切。佛從三昧起即說妙法蓮華經，歷六十小劫，今釋迦世尊，亦必定出定，說法華經，各人當恭敬合掌，一心善聽。吉祥菩薩答完之後，佛從三昧起，先對舍利弗讚歎諸佛智慧，及自證佛果功德，廣如第一晚詳說。舍利弗等，聞佛如是大歎特歎，不為其中所歎之智慧，甚深微妙，不能知其少許，簡直究竟為何因何緣而歎亦不知。亦斷不能說，絕無緣故，作無用之歎，追憶妙吉祥之言，謂佛必說大法，莫非就此歎佛智，為大法乎？若爾者，此大法有何用哉？吾人既不能明，而佛亦不許可人明，如云，三乘人皆不能測知，豈非與吾人無涉耶？又妙吉祥在前亦曾說過去云，『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今盡無有餘。』今反增吾人無限疑惑，吾當力追此事，勿輕放過。於是舍利弗，挺起精神，慇懃懇懇，懇請分明詳說其意。佛不答，反云不須說。舍利弗再請，佛亦不答。舍利弗不肯中止，無論如何決求佛

說，由舍利弗三請後，佛諾許之，并誠善聽云云。開始首句作如是說：舍利弗，『諸佛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。』以上經過諸多煩瑣，意在說此，此中十個字除諸佛二字，尚有八字，此八個字，為妙法蓮華經的頭腦，一部法華經，以此為根本，是以首先提起，然後逐漸解釋下去。佛雖提起此句，猶恐大意者悞會，在未解義之前，先解其語，（語即文）佛自徵釋云，『所以者何？我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演說諸法。（釋隨宜說法四字）是意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』（釋意趣難解四字）佛釋明我自成佛以來四十餘年，處處宣說大小乘教，是方便說，非真實說，方便約智慧力，佛之方便智，一時在一處，能對千萬億衆生，假使個個根性不同好樂各異，佛觀其機宜，宜於何法令其受益，能一時普徧隨宜為說，所謂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各各自得解。當知隨宜說法，是佛十八不共法中之口業隨智慧行，一口能說無邊言詞，能詮無邊法門，以逗衆機。佛身亦復徧現於衆前，各各自見為我說法，不為別說，名隨宜說法。所說之法式分十二分，名十二部，今文中譬喻是一部，因緣是一部，略去餘部不提，十二部為權教大乘，小乘只有九部，今總括三乘教，皆名方便隨宜教。正演法時意在一乘，佛為大事出世，念念不忘，念念欲說一乘。可惜未有機受，故云意趣難解，難解二字，是已經提出，佛別有用意，試令其猜度，無論如何用盡心力，亦不能猜中，故云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若說破之後，任何人都可知，別無秘密，就是意在一乘，不在三乘，三乘法是就三乘機，乃一時之方便設施，終歸要開除。復次當知「隨宜說法」四字，是開權

根本，「意趣難解」四字，是顯實根本，若知方便隨宜，雖受深法證果亦無用。若知別有意在，可注意下文，經云，

『所以者何？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』廣如第一晚所講，此不再述，其中依經來說其文甚長，有一句要語是這樣說：『如來但以一佛乘故，為衆生說法，無有餘乘若二若三。』此是顯實及開權，最是顯明。又云『十方世界中，尚無二乘，何況有三。』此更顯明，開除權教，因本無餘乘故。又云，『無有餘乘，唯一佛乘。』三乘權教，確出於不得已，十分勉強方便設施。因衆生五濁垢重，障一乘善根，不能通利，何能解佛之智慧。又觀衆生往昔，習有三乘因緣，就其各人接近之善根，按其程度，一一施以臨時智慧，洗滌其五濁，輕重二種塵垢，為二種小乘人垢重故說小法，令得涅槃。為大乘人垢輕故，說大乘佛法，令得各種功德。佛雖一度作廢權之說，而小乘中，只得舍利弗，一人生信解，收效極微。舍利弗解後，心生歡喜，深知以前之證小果為誤，大起悔過之心，向佛陳說種種經過。經云，『今從世尊，聞此法音，心懷踴躍，得未曾有，所以者何？我昔從佛聞大乘法，見諸菩薩，受記作佛，而我等不預斯事，甚自感傷，失於如來無量知見。』言以前感傷，今日開除三乘，彼此一律作廢，有何分別大乘可成佛，小乘不能成佛的話。要成佛只有一乘為真，此是悔昔日苦惱愚癡，表示領受開權顯實之意。又云，『世尊，我常獨處山林樹下，若坐若行，每作是念，我等同入無為法性，云何如來，以小乘法而見濟度？』舍利弗分別最大，懷疑佛心有偏，彼此同是出世，求於涅槃無為法，因何菩薩成佛，獨我不許成佛，只許成阿羅

漢，真莫名其妙？『是我等咎，非世尊也。』此正知自悔，歸咎於己，豈佛之偏乎？佛雖以一音隨宜而說，亦許別人共知，故舍利弗聞佛教菩薩。『所以者何？若我等待說所因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必以大乘而得度脫。』舍利弗今日深知昔日之錯，說明理由，只是自己未有菩提種子在前，故佛不為說大乘。倘能成就大乘因緣者，佛亦必教我大乘，由大乘脫離三界。『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，初聞佛法，遇便信受，思惟取證。』當日不知是權宜之設，以為確有此事，糊糊塗塗，如痴狂一般，如餓者不擇粗細，見食即如狼似虎。『世尊，我從昔來終日竟夜，每自剋責，而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，斷諸疑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隱，今日乃知真是佛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』舍利弗一向怪佛及己，晝夜不分，因他是阿羅漢，無須睡眠，亦不修行，只有分別大乘小乘，心極不滿，今日盡將一肚障礙付之東流，一心一德向一乘佛道，安樂極矣。又決知往昔以來，是一乘真正大菩薩，由佛往日一乘之口所說故，又知從昔一向是從一乘法化生的，又知往昔所修一乘菩薩行，必有大成就，必得佛法少分，或半分，或過半分，或多分，此等功行雖忘，而實未曾絲毫有失。且看舍利弗，如此深深的表示，領受佛旨，真不可多得。又舍利弗之深表信解，亦有來歷，試述之於下，佛曾在前作如是說過，『諸佛興出世，懸遠值遇難，正使出於世，說是法復難，無量無數劫，聞是法亦難，能聽是法者，斯人亦復難，譬喻優曇華，一切皆愛樂，天人所希有，時至乃一出。聞法歡喜讚，乃至發一言，則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曇華。』舍

利弗讚歎不止發一言，發一言已是供養三世佛，已過優曇華，發多言可知。佛亦知佛利弗，能在先信受，故初呼之。舍利弗既信解，佛授其記，將來成佛號華光如來。更有少部分天人及四衆，因見舍利弗受記作佛，此事可靠，即亦隨喜信解，迴向佛道，從此告一段落，是為廢除大小乘教之好結果。吾人應知，我們雖處今日佛法衰落的時代，能有機會知此消息，亦是不幸中有大幸也，慎勿當面錯過，時代雖離佛世二千五百年，佛之正法并無新舊之分，論根性或有利鈍，論福慧或有深淺，論信心即無種種差別。佛在世時之人，對此種教義，亦只是信佛語，解佛語，並未解其義。如經云，『汝舍利弗尚於此經以信得入，況餘諸聲聞，其餘聲聞，信佛語故，隨順此經，非己智分。』又妙吉祥菩薩在先亦說過『今佛世尊，欲令衆生，咸得聞知，一切世間，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。』可知此事只論信解佛語便是。吾人無論聞何等偽教，亦不過起信心去受為止，亦未見阿誰有何修證，既然信邪偽亦是信，不如信仰一乘為穩當，同是用信心故，比況有人立心入山担柴，已得柴，後忽見有炭，便捨柴担炭，次見銅便捨炭担銅，次見銀便捨銅担銀，後見金便捨銀担金，此人有智能捨劣取勝，為佛徒亦應如是，先雖受邪師所惑，深信邪言，深受邪法不欲刻捨，若遇正法，應捨邪受正，此為智者，今能信此說，佛為大事出世，我是一乘人，應信應受，當下一念信起時，立刻即名一乘大菩薩，因以前，曾從佛親近四萬億諸佛故，每見一佛，聞一乘法不同，進修不同，可知吾人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在前，此就是

金，應担此金。尊重自己吧！第四晚講廢除大小乘教已完，明晚再講廢除理由。

第五晚講 廢除理由

廢除大小乘權教略講在昨晚，然廢除的理由，要有確切充分，才能令全部佛徒趨信，否則依然各乘佛徒，保守其一向之旨，因佛說廢除權教，本欲全部教徒捨去前法，無奈信者少疑者多，有舍利弗代表云，『世尊，我今無復疑悔，親於佛前，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是諸千二百心自在者，昔住學地，佛常教化言，我法能離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而今於世尊前，聞所未聞，皆墮疑惑。善哉世尊，願為四眾，說其因緣，令離疑悔。』觀此一大篇文，有些頭痛，舍利弗代請說其因緣，即是說其理由，彼未信者，皆因未知理由，故疑惑不信不解，佛說理由，有總牒前說，即云，『舍利弗，我先不言，諸佛世尊，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，方便說法，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是諸所說，皆為化菩薩故。』此總依前已說，以安其心，并未變易宗旨，正是施權為實，即皆為化一乘菩薩，而施三乘權教。雖以總理由牒告之，亦不因此再提，便能接受，當如何乎？佛言，『然舍利弗，今當復以譬喻，更明此義，諸有智者，以譬喻得解。』說譬喻令明其理由，確有效力，說後果然各各信解，特有四大弟子，陳說一大番，亦以譬喻廣說。佛在前授舍利弗記時，亦曾說及廢除理由，經云，『佛告舍利弗，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門等大眾中說，我昔曾於四萬（流通本作二萬化城

品作四萬今依化城品) 億佛所，為無上道故，常教化汝，汝亦長夜隨我受學，我以方便引導汝故，生我法中。舍利弗，我昔教汝志願佛道，汝今悉忘，而便自謂已得滅度，我今還欲令汝憶念，本願所行道故，為諸聲聞，說是大乘經，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』且讀這篇文章，是如何清白，說明理由，毫無疑義。大致謂，汝們大糊塗了，汝們本是一乘大菩薩，追隨我親近四萬億佛，所有一向都是修一乘，自後汝們懈怠心生，退卻一乘之道不修，漸漸生疏，以及混入六道中，與人天貪著五欲，由貪著因緣，生諸苦惱，因苦惱故，便欲脫苦，因欲脫苦，便求脫苦方法，因求脫苦方法，便受邪師所惑，由邪師惑故，深著邪法，以深著故，作種種惡業，由惡業因緣故，墜墮三惡道，如是輪迴不已，或偶遇佛教，亦不過小乘教，是以今次我出現於世，以小乘法，引導於汝，但證阿羅漢，以為究竟，甚痴也，汝既忘卻本志，故我特為汝們，說廢除之法，名妙法蓮華。雖然在前說過，廢除的理由，而太簡略，不能令全數人注意，復再總提前說亦未必了解。須假比喻，比喻文頗長，且少講大概，俾知大意。如有一富翁，為富中之冠，並具許多藝術能力，地方推為長者，所居之屋，甚為高廣，唯經久失修，風雨剝蝕，不堪安在，遷居郊外林野之中，放棄朽宅，自離開後，諸多外人雜處其中，復有虫蛇狐狗，各種怪物，鬼神等類，無不叢集其間，兼狼藉臭穢不堪，絕無樂趣，復於四面猛火倏起，焚燒崩倒，恐怖萬狀。富翁有子，二三十名，因幼小無知，共入此宅，於中遊戲不出，富翁聞人報知，各子已入宅內，即大驚怖，因何無知如此，宅內並無樂趣，只有一般

下級社會，無家可歸者，寄宿其中。況有諸鬼惡虫毒蛇，四面大火，危險萬分，有何可遊戲？於是乎入於宅內，心中打算救子出宅，先擬用手力抱出，次再想，若強以手力抱出，如是數十人中或者不願意出，而強之令出，必發生惡現象，便墜落遠走，終為火燒，此計不能用，再轉思之，以一種怖畏情狀去恐嚇他，或有見效，復細想想，亦無實益，何以？因各子深著戲處，未識何謂可怖。這亦徒勞幻想。再三沈思，情急計生，只有騙之，當如何騙，此等幼童，以遊玩為重，就以玩具騙他。便大聲疾呼，汝等出去，此門之外有最美羊好之物，有音樂，有車乘，盡有所有，皆在門外，汝可速出，當與汝等遊戲，有鹿車，羊車，牛車，任各所喜，隨意取之。若有此車，便能涉遠不勞，其父作妄語騙後，諸子聞父有如此玩好之物在外，即各各踴躍，爭先恐後，便出火宅。諸子既得出宅，富翁極安樂歡喜，諸子各各遂向其父取車，及玩好之具，其父於時自思，若照在宅內，所許之物與之，是最易事。唯此卑劣之物與子，實失為父大富資格，對外十分失己體面，言富翁長者之子，乘如此劣車，理不應也。即對子言，先所許之車太劣，我今與汝七寶大車，裝就一切希有難得之寶，盡世所無，如此高妙好車，多有童僕飲食，盡世奇妙之物皆具置備。又駕以大白牛，不同黃牛黑水牛，此牛肥壯大力，行疾如箭，人人應乘大車，任意遠遊，保無危險。諸子得此大車，歡喜無量。佛問舍利弗，此富翁如是引誘其子，出於火宅，雖是騙人，實有騙罪否？舍利弗言，無罪，何則？因其父意在救子出宅，保全其命，雖騙實無罪。況且更與珍寶大車令得遊戲，何罪之有哉？佛亦如

是，為諸大菩薩墮在三界，不能自出，又不能悟知自身為一乘菩薩，故佛出現於世，覺悟令出三界，令入一乘。先方便說三乘引之，後廢三乘說一乘攝之，有何妄語咎。今以理合喻，有智者，應得解，富翁喻佛，火宅喻三界，朽宅無用喻佛早離三界。宅中之外人喻六道衆生，各鬼神蛇虫喻苦因，火燒臭穢等喻苦果，二三十子，喻一乘菩薩混入六道不少，由佛教以後，從法化生喻子義，父聞人說，子入火宅，喻佛起大悲之心，入宅救子，喻佛為大事因緣，出現於世。初計欲以手抱子出宅，喻對衆生讚一佛乘，令開佛見知，恐子墜落，喻不信一乘破法墮惡道，次欲恐嚇，喻但向衆說苦，不說涅槃，亦終不知苦諦為何義。後以三車騙，喻佛設三乘方便涅槃，逗機隨宜，而實門外無三車，但口說三車，喻三界外實無涅槃，不過方便假設耳。經云，『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真滅，』羊車喻聲聞乘，鹿車喻緣覺乘，牛車喻佛乘。經云『若有終生，內有智性，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殷勤精進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聲聞乘、如彼諸子，為求羊車，出於火宅。若有衆生，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殷懃精進，求自然慧，樂獨善寂，深知諸法因緣，是名辟支佛乘，如彼諸子，為求鹿車，出於火宅。若有衆生從佛世尊，聞法信受，勤修精進，求一切智，佛智，自然智，無師智，如來知見，力，無所畏，愍念安樂，無量衆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脫一切，是名大乘，菩薩求此乘故，名摩訶薩，如彼諸子為求牛車，出於火宅。』此大乘即佛乘，為權教大乘，大白牛車，喻一乘佛，先許三車誘子出宅，於方便設計有益，若但讚一乘，即無益反害。不與三車，喻廢三乘，但與一大白牛

車，喻佛但顯有一乘。由佛所證，是一乘無量智慧。三乘人原是一乘菩薩，是佛親口所教，故喻為子，今不信者，實疑佛妄語。意謂三乘亦有，一乘亦有，若三乘為假施設為方便，即一乘亦是假施設，何有其實？故以富翁先許三車，雖虛無咎，況賜與大白牛車，何咎之有。以喻說令明廢除之由，從此喻說之後，即一切教徒，無有不信，雖有化城寶所之喻，不為不信者說，只作增明廢除之由，自此已往，更無疑者，祇有信解者。信解分四大弟子信解，及五百阿羅漢信解。待明晚再來講佛徒信解。 第五晚講廢除理由已完。

第六晚講 佛徒信解

上五晚所講的經過，佛費了許多言語，始得全部佛徒接受，因聞譬喻，才深信之，由迦葉，須菩提，迦梅廷，目犍連四人表示在先，「我等居僧之首，年并朽邁，自謂已得涅槃，無所堪任，不復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此四人自己絕分之念自沉，其由有三，（一）既為眾首不可輕於移動，有疑羣眾，亦被同羣歧視，職是之故，不發大乘心。（二）自憶年老氣衰，何堪大任，若發大心，必按著大乘條件工作，大乘工作我雖未行，亦早知是不易做的，故年老之人，不宜於彼，唯心中總有些不安，因大乘可以成佛，我則無分，豈非憾事。（三）自己登得涅槃，亦可少分自慰，何必多求，從此止步知足便了，無用去希望，那些菩提大道罷了。有此三緣，故不堪任去進求大乘，這亦是安而不安，不安而安的態度。又云，「世尊往昔說法既久，我時在座，身體疲

懈。」又有一種障礙因緣，佛說大乘法時，諸大乘人聞法歡喜，得法喜充滿，連飲食都不念，有法味資色力，精神奕奕，多麼愉快，唯小乘人，一向未有，好大乘之心，一味恃自己居眾領袖，年齡過大，又證了什麼不相幹的涅槃，勉強參加大乘法會，佛為大菩薩，說法的方式，每次說一種道理，必牽到二百七十六句去，若說多種道理，連流灌水，猶如懸河般的瀉下，不計時間之長短，不分晝夜常說，菩薩受法，猶如大海，多多益善。唯可憐的聲聞人，在中諸般辛苦，所以言身體疲懈。或時申腰呵欠，東瞻西望，前俯後仰，百媿并露，如此情態，何能荷擔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？今則不然，如來廢權，大小諸乘，總成閒話，平生言論，一筆勾消。又云，「但念空，無相，無作，於菩薩法，戲遊神通，淨佛國土，成就眾生，心不喜樂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，得涅槃證，又今我等年已朽邁，於佛教化菩薩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，好樂之心。」空，無相，無作三句，是大乘人之三昧，小乘人本不以此為念，今言但念，因聞大乘不生好樂者，由聞「三昧」故。既一切法空，又無相，復無作，何必多事，去學菩薩，那些遊戲神通，淨土莊嚴，利益眾生，種種無謂的勞苦之事？況且佛令我，出了六道輪迴，已滅絕煩惱，得了寂滅的安樂，便千足與萬足了，對於佛的佛大道無用妄求。言「一切法空」者，諸法無性故，諸法由虛妄因緣聚會，驟觀之似有，細察之即無。如一大軍隊，瞥見之，實是威嚴，若用正眼視之，則無軍隊之性存在，何以？但是個人，個人之性，始終不會變成大隊性，當知大隊是假的，其體空寂不可得，有何

威嚴可言。無論大小多少，動物植物，以至佛身佛道，一切的一切，無一不等於軍隊之空，故云『一切法空』。菩薩智力未足，常常習此理想，靜心密密觀察，觀至空性現前，確不見一切法，此名修習空『三昧。』佛說一切法空，為『教』。一切法本空，佛說與不說，空性如常為『理。』菩薩依明理，修習名『修。』深修成定名三昧。何為『無相，』相亦名為性，如經說我相，人相，衆生相，壽者相，乃至知者見者相，此相非相狀相貌之相，亦非外相內相之相，乃指一切法之體而言。前言空，是直言一切法不有、此言其無個體、故名無相。菩薩應修習此三昧、免受一切法所迷、阿羅漢念此、既一切無相、更有何神通度衆生事、其懈怠成性、故有念此。豈不聞佛教菩薩、不住一切法，應住般若波羅蜜中，以不捨法，應具足布施波羅蜜。應觀衆生，及世界不可得故、應勤精進度脫衆生，淨佛國土，乃至勤求阿耨菩提，此為有智有方便。不是但念空，空是般若、應具足種種行是方便。本來小乘人亦未曾念空、無相、不過他亦知佛說此義、這是推委的意思，何曾有此、若果以空，無相為念、一切無礙、有何老年，有何衆首、涅槃，有何出三界。大乘人觀空、無相、無作、能行一切行、依佛所教，按步進修。由此可見，小乘與大乘，不同之點、言無作者、作是造作，動作的意，一切衆生、一切菩薩、皆有作。作處是身口意三處，作業是善惡無記，有漏無漏諸業、此約一般常人之見、若依真理看來，實無作、無作者、亦無作業、故名無作。此約作而言無作、非是不作名無作。一切眾生終日作實無作、去來止住等，亦如是說。若言有作、應有作者、才有

作，若言有作者、應有作、才有作者、二法相待方有，不能言作為獨作、不因待作者有。亦不能言，作者獨為作者、不因待作，自有作者。如世人論雞先蛋先、俱不成理、當知非雞先，作非蛋先、實無雞無蛋、迷為有雞有蛋、便去妄測誰先誰後。作，作者、亦如是、非先非後、實無作。菩薩有此無作智慧，常於一切應行之行，即精進勤作。聲聞人即但念空，無相，無作。何以不發心，求佛道乎？可知非也。復次大乘人，雖行大行，亦無佛可成。若欲成佛，唯有一乘方能成，由是之故，須開權顯實，令大小乘人，共悟一乘。故小乘人歡喜不已，將以前一肚子，不了的思想，完全嘔出，舉身輕快、這是信解表示。還有許多重要說話、須要表示、實難以表示，權以寄言於譬喻中明之。且看下文如何說、『我等今於佛前，聞授聲聞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，得未曾有，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，深自慶幸，獲大善利，猶如無量珍寶不求自得。』不謂於今，料不到無意中，得一乘之歸宿，深自慶幸，難以形容其好處。以『獲大善利』四字括之，以略喻無量珍寶，不求自然，飛到前來，多麼歡喜愉快！表信解之深，亦是步舍利弗之先說，亦是順佛之教，『若能發一言，即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雲華。』『世尊我等今者，樂說譬喻，以明斯義。』因聞佛譬喻，今得信解，今仍以喻譬，寓其喜心。其文頗長，不能照錄，今撮其要而言之如下：譬喻有人，幼小無知，出門失蹤，漸漸長大，自尋衣食，從近至遠，經歷諸國。其父尋子，未知方向，適相背馳，從國至國，經二十餘年，以疲倦故，止住一國。仍聚財寶，經商營業，交游豪

富，至於國王亦深崇敬，如是不覺漸經二十餘年。每念失子之苦，年近古稀，心加著急，痴子捨我，五十餘載，生死如何，亦未可知，若不得子，一旦無常，財物散失，殊為可惜。亦未曾對人，言及覓子，而來居此，只有自己，一人煩悶。其子為求衣食，亦漸漸趨近，其父所止之國，至彼國內，一日行至其父之家，住立在門外，遙見其父，不知是父，以為國王，或是大臣，不敢久停，恐有強逼，使其做事，思想之後，速往窮家覓工。其父在內，忽見子來，心甚歡喜，默思大業有托，即着二人，急追牽回，二人往捉，窮子既大起恐怖，大聲疾呼，稱冤橫枉，未曾相犯，因何強捉，於是二人，緊執牽回，至其家內，已失知覺。其父認定，是子不誤，即命二人放之令去，勿強逼之。自放以後，窮子歡喜，遠行覓工求食，是日尚未果腹，遭此痛苦，實屬冤枉。其父轉計，再易二人，軟語善誘，令子回家，得有所教，於是敕二使人，教以方便，汝可追尋窮子，若見面後，言當相僱，工金兩倍，若願作者，帶其歸家。如其問汝，作何等事，則言僱汝淨廁，我等二人亦同共作。窮子聞之，內懷歡喜，即隨二人，回其父家，每日除糞，淨諸房舍。身體瘦弱，皮生瘡癩。其父在舍由窗窺見，心甚憐愍欲近其子，共談數語。更換垢衣塵穢自身，手持糞器，狀如窮人。至子作處，立與子言，汝等勤作，勿得餘去，如需油鹽等物，盡給與汝。如有小疾，亦有老婢持奉，既加汝價，安心勿去，我見汝來，甚為歡喜，因何而喜？見汝年少可愛，我已老朽，視汝如子，知我意否？因我無子，不如就認，汝為義子，可乎？從今以後，不復以汝為工人，直視為子。窮子雖幸遇

父，不知是父，以為義父，心不大喜。其父間有，命理房內，如此方便忍耐，過二十年，命子料理家事。知各寶物，出內取與，全盤經理，心無貪取。仍居舍外茅房，下劣之心，依然如舊。再過數年，知識漸增，堪領家業，其父欲將財物付之，即招集各方關係人物，讌飲之後，登於高臺，大聲告衆，諸君當知，此義子者，非義子也，實是親生之子。自失子後、五十餘年、未曾向人說過此話。三十年前，忽然至此，未有智識，故令除糞，執作家務，實為痛心之事，今既有智，所有家業財物，全屬子有，諸君敬我，當體我意，予與輔助、令得安樂。子聞父語，心大歡喜，無量珍寶，不求自得。……如此譬喻，其中大要，就是歡喜二字，即是信解，解佛之語，『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』以富翁尋子譬，昔日佛教我一乘，我等長夜，隨佛修學，成真佛子，故以子譬。後退一乘大心，貪欲墮落，以失子譬，我雖墮落離佛，而佛慈愍，念念未捨，以父尋子譬。衆生鈍根，因緣未熟，以失子五十餘年譬，今次見佛，由佛方便，成就小乘，以誘子除糞譬。未有大乘善根，但取聲聞涅槃，以倍價譬。佛命聲聞教菩薩，以料理家財譬。佛將示入涅槃，開權顯實，授記成佛，以招集讌飲，付財以子譬。此諸聲聞，本是菩薩，信解深刻，以喻表示。還有五百阿羅漢信解，以衣裏寶珠未失，以譬一乘人，雖退心多劫，往日功德，尚在未失，信解開權顯實。第六晚講佛徒信解已完，明晚續講現在利益。

第七晚講 現在利益

上六晚所講各節，畧明佛教，大小權實，為認識上之利益，此種認識，亦不可多得，若能信仰歸依不忘者，那功德不可限量，亦不必依，藥王菩薩之得『現一切色身三昧。』亦不必依，當被輕慢菩薩之得，『六根清淨』，但能信受『佛為大事』出世，我們是佛所為之人，就了不得的利益。如經云，『能聽是法者，斯人亦復難，譬如優曇華，一切皆愛樂，天人所希有，時至乃一出。』吾人能聽者，尚為難得，何況受持不捨。是以知認識此事，為人尊貴，吾人不幸生於今時，遇那些代表佛教育宣傳，都受了不正的薰習，耽擱了寶貴的光陰，犧牲了不少的金錢及精神，一點好處也無，反增長許多業障，應悔心痛改，不要拉來附會於今日，正信認識之中，此是悔過的利益。當知一乘佛，與一乘大菩薩常居十方，清淨莊嚴國土，吾人隨時可見佛及僧，不待專心念佛，求生任何國土，這是信一乘的利益。佛復說因緣在化城品廣明之，吾人往昔過無量劫前，值大通智勝佛，出現於世，吾人曾參加小乘法會，曾證聲聞果，大通佛因開權顯實後，連說一乘因果，經八千劫。吾人因小乘智慧小故，竟不能聽受，一句亦不知，同是聲聞亦有少數，開佛知見，唯吾人未有知故，大通佛亦知吾人，不易開解，便退座入靜室休息。於是時十六位大菩薩，各升法座，為吾人復講大通佛，八千劫所說之法，經過八萬四千劫，吾人聞一位菩薩（即今釋迦前身）詳說後，一一明了，開佛知見，發一乘菩提心。大通佛過八萬四千劫後，從靜室出，升前法座，普告大眾

言，是十六菩薩，甚為難得，汝等應常常親近，若親近此菩薩，不久當得成佛。大通佛說完一乘，不入涅槃者，正為此故未入也。讚後即入涅槃。吾人往後，的確常常親近菩薩，由菩薩提攜，常得親佛，凡聞佛說一乘，有不了之處，菩薩便詳細解說，如是者經過四萬億佛，皆得親近進益不少。若論佛道廣大，無量無邊，未易圓滿，雖未圓滿，亦過半矣。吾人知此因緣不虛、吾人本師菩薩，今已成佛多時，為吾人未圓滿故，出現于世，此為莫大的利益。此益不信，更信何法？復說譬，以助顯此事。猶有羣衆多人，為過五千里取寶。有一導師領導，導師往返多次、善知道路通塞，可行不可行、將諸行人，就途猛進、漸行至三千里間、衆人疲憊、不願再進、便欲退還。導師聞悉、嘆甚可愍、如何捨大珍寶、退回窮里。雖善勸進、亦不聽受、逼不得已、就三千里途間、距離半里、化一大城、化備各種需要品物、男女充滿、樓臺周徧、免費飯店、處處皆有、對衆人言、汝見此城否？諸人言見、導師問諸人言、願入此城否？皆言願入、導師引衆入城、休息半月、衆人恢復色力，皆無疲倦，反生戀愛之心，互相謂言，此城甚樂，生活舒適，就此度日，不復餘去。導師知衆無疲，亦知貪樂，不願他去，先廢化城，然後說明是化。告衆人言，寶所在近，汝可速往，衆人踴躍，前往寶所。這種比喻，極為明顯，取寶羣衆，乃往日聽菩薩，說一乘佛道，各人發心如取寶，佛道長遠，如五千里，歷劫修行退心，如疲憊，佛設三乘權教不實如化城，三乘人保守三乘，如戀著化城，導師廢去化城，如佛廢除三乘權教，寶所在近，如一乘佛道將成，過三千里，如已修行過

半，導師如往日，十六菩薩之一。當知吾人對於佛智已過半，這是過去利益，今日得知。佛在世時，從佛聞法，有授記成佛利益，佛滅後凡能信經說者，亦授記作佛。經云，

『如來滅度之後，若有人聞，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，一念隨喜者，我亦與授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』這不顯然，如同佛在世時一樣？往昔釋迦在因地中，有一世自信，是一乘菩薩，亦教人信，教人并不多談教義，亦不讀誦經典，只有見四衆佛徒，不論遠近，一一皆到其前，禮拜言，『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，所以者何？汝等往昔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』此教人自認為一乘菩薩，因往昔是菩薩故，如此教人信者極少，不信者多，四衆之中，有嗔恚惡口臭罵者、「是無智比丘，從何所來、自言我不輕汝、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，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。」此是不知利益之人、若能信受，利益可知。由不信故、罵詈菩薩、墮大地獄、經於千劫。經云有惡人以惡口在佛前罵佛一劫其罪極重，若罵一乘之人一句其罪更重、過於罵佛百千萬倍。若有人合掌恭敬，讚佛一劫，功德不少，不如有人，讚一乘人一句功德不可得比，這種利益可想而知。經又云，『多有人在家出家，行菩薩道、若未聞一乘信解者，當知此人，未善行菩薩道。若有得聞是法、乃能善行，菩薩之道。其有衆生，求佛道者、者聞一乘，信解受持、當知是人，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譬如有人、渴乏須水，於彼高原，穿鑿求之、施功不已，猶見乾土、知水尚遠、轉尋濕土、漸快至泥、其心決定知水必近。菩薩亦復如是、若未聞未解、未能信受一乘、當知是人、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。若得聞解信受、必知得近

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菩薩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皆屬一乘、是以今日為汝諸人開方便門、示真實相。』讀此文可知利益如何、不待詳說。有了這些認識利益、和信仰利益了，不須更望什麼其他的種種利益啦。如出家利益、受戒利益，在家的皈依三寶利益、受五戒八戒利益、捐助某某等等諸多利益、皆視為大害。經云，『不應親近、貪著小乘、三藏學者、』此言三藏學者，指三乘之人、親近尚不可、況去求那種利益？而且我國佛教，未有三乘教、一一皆邪行邪說、利益何有。噫、現在利益講完明晚讀講流通正法！

第八晚講 流通正法

上七晚所講教義，不離權實二教、權教是佛方便假設、經云『但以假名字，引導於衆生、說佛智慧故，』是施權為實，或為實施權。如是正法，應廣流通，經云『聞法歡喜讚，至發一言，則為已供養，一切三世佛，是人甚希有，過於優曇華，』為讚法流通。又云，『有慚愧清淨，志為佛道者，當為如是人，廣讚一乘道，』亦是讚法流通。言慚愧清淨，志求佛道，是權教中大乘菩薩，此種人未知一乘故，一乘菩薩既知一乘，應為他說，是名流通。又云，『若有信受此一乘者，是人以曾，見過去佛，恭敬供養，亦聞是法，若人有能，信汝所說，則為見我，亦見於汝，及比丘僧，并諸菩薩。』證明此人已前見佛，又將不久見本師，及各菩薩，親近佛僧二寶，自己何人可知，約見佛流通。不過為說此，仍

要審察，能否聽取，經云，『無智人中莫說此經，若有利根，智慧明了，多聞強識，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，若人曾見，億百千佛，植諸善本，深心堅固，如是之人，乃可為說。若人精進，常修慈心，不惜身命，乃可為說。』因聞此法不易，故須簡擇。又如迦葉等發心流通云，『我等今者，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，』這心地多少光明。又云，『我等今者，真阿羅漢，於諸世間，天人魔梵，普於其中，應受供養。』一乘之人福德極大，吾人不能說彼，已證阿羅漢故，才能如是說，非也，不應以小果為可貴，但能自信，是一乘菩薩，就應受一切供養，豈有分別古今凡聖。當知吾人非凡夫也，亦非聖人，雖聖不亦為，乃至佛亦不足勝，此約勝位流通。又云，『若能信者，是則勇猛，是則精進，是名持戒，行頭陀者，則為疾得，無上菩提。』此約具足精進持戒等流通。又云，『佛滅度後，能解一乘，是諸天人，世間之眼，於恐懼世，能須臾說，一切天人，皆應供養。』此約為世正眼，受天供養流通。又云，『若於夢中，但見妙事，見諸如來，坐師子座，諸比丘衆，圍繞說法，又見龍神，阿修羅等，數如恆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見其身，而為說法。又見諸佛身相金色，放無量光，照於一切，以梵音聲，演說諸法，佛為四衆，說無上道，見身處中，合掌讚佛，聞法歡喜，而為供養，得陀羅尼，證不退智，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，即為授記，成最正覺，汝善男子，當於來世，得無量智，佛之大道，國土嚴淨，廣大無比，亦有四衆，合掌聽法。』以上三十八句，言菩薩在夢中之境，雖非實境，亦能令自知信心進步、無惡夢事、約夢事

利益流通。又經云，『若人聞我所說、受持戴頂者、是善男子善女人、不須為我、復起塔寺、及作僧坊、亦不須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供養衆僧、所以者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、受我之說者、為已起塔、造立佛坊、供養衆僧、則為以佛舍利、起七寶塔、高廣漸小、至於梵天、懸諸幡蓋、及衆寶鈴、華香音樂，歌唄讚頌、于無量千萬億劫、作是供養已。』吾人在佛教中，每每好造塔起寺、供養佛像、及供養僧尼、雖然亦是好事、而多失其當，勞力傷財、實無利益。不如自信正法流通正法、省力功多、百利而無一弊，智者察之。又云、

『如來滅後，如有四衆、及餘智者、若長若幼，聞是一乘隨喜已、從法會出、至於餘處、若在僧坊、若空閑地、若城邑巷陌，聚落田裏、如其所聞，為父母宗親，善友知識，隨力演說，是諸人等，聞已隨喜，復行轉教、餘人聞已，亦隨喜轉教、如是展轉至五十人、其第五十人，隨喜功德、我今說之、汝當善聽。設有四百萬億無央數世界、六趣四生衆生、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、其中若有形無形、有想無想、非有想、非無想、有足無足、二足四足、如是等在衆生數者。有人求福、隨其所欲、娛樂之具、皆給與之。是大施主、如是布施、滿八十年、而作是念、我已施衆生、種種樂事、隨意所欲。然此衆生皆已衰老、年過八十、將死不久，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。即集此衆生、宣布法化，示教利喜、一時皆得阿羅漢道、盡諸有漏。於汝意云何？是大施主、所得功德，寧為多否？答言甚多、世尊、是人布施功德已無量、何況令得阿羅漢果？佛言是人雖有如是大功德、不如第五十人聞一乘法隨喜功德，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、乃至算

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』此中說明展轉至第五十人不復為人說之功德如是、若論最初第一人更不可說也。又云『若人往到法會、若坐若立、須臾聽受，緣是功德轉身所生，得好上妙象馬車乘、珍寶輦與、及乘天宮。若復有人於講法處坐、更有人來、勸令坐聽、或分座令坐、是人功德、轉身得帝釋坐處、若梵王坐處、若轉輪聖王所坐之處、若復有人、勸餘人共往聽法即受其勸、乃至須臾間聞、是勸之人所得功德、轉身得與一乘總持菩薩共生一處、（即淨土中大菩薩也）利根智慧見佛聞法、信受教誨、勸一人令往聽法功德尚能如是、何況自己一心聽受復為人分別解說、功德不可思議。』如是種種皆為佛說，意在流通正法、吾人應尊重正法、勿誤信邪言，中國自古至今所有宣傳佛教稱大乘者、皆邪說也、不但不知一乘，即三乘權教尚未能少知。開口便錯、動筆就謬、切切不可妄聽，有以唯識為大乘佛教、或以唯心為大乘佛教。或開悟為大乘佛教、或淨土為大乘佛教。一一皆天魔外道之邪論也。吾人應護持如來正法、破除教內邪言。第八晚講流通正法講完、佛學大綱、作八節演講不多不少，權作終結。